

卖

身

女



北方妇女儿童出版社
康素珍·口述／西姆·笔录

卖身女

康素珍 记述
西 姆 整理

妇女儿童出版社

的「环姐妹，同时

【吉】新登字04号

卖身女

康素珍 口述

北方妇女儿童出版社出版 787 × 1092毫米32开本 12印张
(长春斯大林大街102号) 1992年9月第1版 1992年9月
吉林省新华书店发行 4插页 印数
梅河口市美术印刷厂印刷 ISBN7-5385-0837-6/1·F1

邮政编码130021 电话640624 644762

内 容 简 介

本书记述了女娃子卖身刘家公馆当丫环的经历。她耳闻目睹了刘家公馆的老爷、太太、少爷、小姐们的种种卑劣与丑恶：老当家人刘镇生明目张胆侵吞国难财；为了延年益寿，残酷迫害幼女，此事被孙女发现后又杀人灭口；他的四个女儿一个比一个歹毒；他的女婿、外孙、孙子倚仗他的权势无恶不作。唯有她的孙女清翰善良、侠义，富有正义感。她秘密参加抗日爱国活动，抢救被敌机炸伤的伤民，为了救出被爷爷迫害的幼女，被爷爷毒害而死。

作品撕掉了剥削阶级的虚伪面纱，深刻揭露了它那吃人的本质。

本书人物形象鲜明生动，文字简洁朴实。

前 言

世上的什么药最苦？人们自然会说，最苦的药莫过于黄连了。但我觉得，旧社会孤儿的生活，真比药中的黄连还要苦三分。常言说，死得当官的爹，死不得要饭的娘！这话一点不假。我8岁那年，母亲不服潘保长调戏，被潘保长毒打致死。从此我失去了母爱，失去了人生的温暖。母亲尸骨未寒，靠拉洋车为生的父亲吸大烟欠了债，十二块钱把我卖给刘家公馆当丫环。由此我便开始过上了孤儿的生活。

本书所写的，是发生在刘家的事情。有的是我亲眼所见，有的是听刘家人所说，更多的是我亲身经历过的。刘家老主人刘镇生虽只是个区长，但他又是青帮的副胞哥头，和省主席邓锡侯勾着手，儿子、女婿分掌着一方军政要职，所以，刘家实为地方一霸。

在刘家，我看到了虚伪奸诈，看到了阴险毒辣，看到了霸道蛮横，也看到了耿直善良……刘家人性格品德并不都一样，刘家的仆人丫环更为不同，谨以此书献给我同患难的丫环姐妹，同时也纪念给过我温

暖，爱行侠仗义，有抗日爱国思想的刘清翰小姐。

由于当时年幼，再加上远离家乡多年，有些地名、街名只记得音，不记得字，所以难免有误，愿家乡父老校正。

康素珍

1991. 11

目 录

- 第一回 刘家公馆虎狼踞
卖身女娃蒙羞辱 1
- 第二回 苦命丫环遇明主
开荤贪嘴洋相出 22
- 第三回 心醋手辣整丫环
抱打不平小姐怒 30
- 第四回 “活佛”升天骗局破
潘家三口饮黄泉 43
- 第五回 只因生女受冷落
戏言激怒妻吞金 64
- 第六回 车夫“轧死”苗家狗
苗家父子耍淫威 81
- 第七回 女娃偷钱送乞丐
小姐侠义惩流氓 99
- 第八回 纳妾作娼为传代
夺子害母蝎子心 119
- 第九回 寻衅滋事闹“春官”

	说书姑娘遭祸殃	141
第十回	恶少唆狗咬穷人	
	区长大发国难财	168
第十一回	贪花公子设圈套	
	唱曲姑娘轻许身	188
第十二回	侵华敌机狂轰炸	
	小姐抗日救伤民	207
第十三回	重金拴住“飞来凤”	
	孔家状告贪色鬼	220
第十四回	设计毒害贫家女	
	婚礼前夕退婚姻	237
第十五回	单相思情移丫环	
	受凌辱死不瞑目	258
第十六回	风流护士得奇遇	
	失宠妻子闹婚礼	275
第十七回	遗弃母女寻死路	
	失偶老叟采嫩花	294
第十八回	儿子出生挑保姆	
	官田失足“坐飞机”	319
第十九回	小姐放走“红枣女”	
	触怒祖父遭茶毒	337
第二十回	受陷关进警察局	
	陷害无辜心痛悔	355
尾声		372

第一回 刘家公馆虎狼踞 卖身女娃蒙羞辱

阳光明媚，春风习习。黎明时分的南府街一片繁忙。烧饼铺、轧面铺、油盐酱醋店、茶馆、米店面店都早早开张营业。各具特色的吆喝声从一间间铺子里传出，融汇成一支嘈杂纷乱的交响曲。

卖早点的馄饨挑子、豆浆油饼挑子、汤圆挑子，都在街旁树下摆开了阵势，招徕顾客的叫声此起彼落。

卖菜的小脚婆婆，有的头上缠着几遭白布，有的缠着黑布，腰间系着各色布围裙，三寸金莲穿着编织细密的草鞋，肩上的担子颤悠悠的，装满菜的圆萝筐随着身子的移动而颤悠。她们一边甩搭着手扭搭着身子，一边拖着长音吆喝：“黄豆芽，绿豆芽，——嫩的！”“芹菜，韭菜，莲花白，——花菜！”“豌豆叶，空心菜，——鲜的哟！”喊声有的清亮，有的沙哑，错落有致，不绝于耳。

汽车、人力车南来北往。那些无家可归、夜宿厕所窝棚的老少花子都聚来了。行人日渐增多，热闹的晨市开始了。

大地已经苏醒，树上的麻雀吱喳乱叫，但南府街中路的一座黑漆大门仍紧闭着。漆黑发亮的大门四周镶着金黄的铜

边，黑黄相映，十分耀眼。门口一对大狮子蹲在两边，狮身上的皮毛染成了金黄色，尾巴向上翘着，打着旋儿。屁股坐在刻有青草的青石板上，两只前爪支撑着上身，昂首挺立，好不威武。它张着血盆大口，尖尖的獠牙露出嘴外，舌头上挑着个鸡蛋大的红色铁球，正好被獠牙卡在里面。一双毛茸茸的耳朵向上支楞着，一对大眼睛闪着灵光，脖子稍向后扭，一张脸似冲非冲着大门，斜视的眼睛盯着从门口过往的行人，大有一跃即起之势。

大门左侧二三十米是一家江米店，右面十几米处是家银器铺。门前两边各有一棵两人合围的大树，夏天一到，两蓬树冠像两把巨大的遮阳伞挡住了骄阳，将气派的门楼掩映在绿丛之中。门匾上四个烫金大字极为醒目：万事吉祥。门内的房屋全用琉璃瓦铺顶，阳光一照，熠熠生辉。好一座富丽堂皇的公馆，在这条长长的南府街上，它气势磅礴，威风凛凛。它是权势的象征，富有的象征。

突然，随着汪汪几声狗叫，黑漆大门吱的一声打开了，大黑狗呼地冲了出来，为主人开路。紧跟着走出了南府街无人不知无人不晓的地头蛇，刘家公馆的老爷子刘镇生。身边跟着个五六岁的小丫环。

刘镇生中等身材，身穿黑缎子夹袍，外套黑虎呢马褂。胸前五个钮扣金光闪闪。一双“老头翁”，雪白的鞋底足有一寸厚。黑缎子鞋面上用各色丝线绣着二龙戏珠的图案。柱着文明棍的右手露在袖外，白嫩的手背，小指上留着寸数长的指甲。

他头戴一顶黑缎子瓜皮帽，帽顶上缀着颗拇指大小的碧

绿色圆玉石。已 77 岁的刘镇生，眉毛雪白，胸前飘着的三绺胡子雪白，配着黑衣黑帽，显得挺精神。他红润的面孔，一双小老鼠眼清澈明亮，神气十足。他眼不花，耳不聋，背不驼，直挺挺的腰板，登登登的脚步，身子骨硬朗朗的。他很会保养，每早定时喝一碗红枣人参银耳冰糖汤，然后带着小丫环出去喝早茶。

出得门来，他把黑狗打发回去，左手拉着身穿红衣的小丫环，径直到了公馆斜对过的茂盛茶社。

茂盛茶社的韩老板是青帮中人，他很会巴结帮爷、本区区长刘镇生，所以他的生意一直兴旺。他的茶馆地方大，茶碗、桌椅也比较讲究，再加上每晚上有说书的、唱小曲的姑娘来，所以来喝茶的人格外多。他还捎带着卖鸦片，所以茶馆里的人从早到晚总是坐得满满的。

茂盛茶社的屋子座南面北，前脸正冲着马路北边的丁字街，地势优越。

刘镇生带着小丫环刚刚迈进茶社的门口，把文明棍往当地一戳，目光扫了一遍正喝茶的人们。正喝早茶的地痞流氓一见来了刘区长，一个个欠起身来讨好地和他打招呼。刘区长并不搭腔，只冲他们微微点了点头。忽然传来一个喊祖师爷的声音，刘区长一看，原来是茶社跑堂的胡海望。当初正是他作保，这胡海望才进了茂盛茶社，成了老板的红人，也成了他刘家的一条狗。刘区长看他对自己忠心耿耿，一句话收他入了青帮。

只见他右手拎着一把水壶，左手托着一摞花瓷碗。蜡黄的脸上眨咕着一双金鱼眼，冲着刘区长点头哈腰，指着两边

的茶座说：“祖师爷，徒孙孙知道您每早必到，早给您留了那张新茶桌。请吧，您老先坐下，我去换龙井茶来。”望着胡海望的背影，刘镇生满意地点了点头，他拉着小丫环来到这张空桌旁，把拐杖靠桌边放稳，然后一撩后衣襟，坐在垫有绣花椅垫的竹椅上，红衣小丫环坐在他左边的椅子上。

他背靠椅背，目光有意无意地瞅着大街上过往的行人，双手悠闲地梳理着胸前飘洒的三绺白须，这时他想起了什么，伸手从怀中掏出一把小小的带有红缨的粉红色象牙梳子，然后往胡子上一笼，立即吸引了众人的目光。人们有惊讶的，有赞叹的，可刘区长却全然不知。正当他一下一下地缓慢地梳理着胡须时，突然听见哗哗的冲水声，才将注视着街上的目光收回，一看是胡海望正给他沏茶。

他望着碗中翻滚着的茶叶，顷刻将梳子装进怀中，仰起脸来，望着胡海望露出了一丝笑容。

胡海望专会迎合刘区长的所好，沏完茶，他凑近刘区长的耳朵小声说：“师爷，您要我找的丫环我找着了。”

刘区长愕然一愣问：“哦？谁？”

胡海望索性将手中的茶碗、茶壶放下，坐在旁边的空椅子上，神秘地说：“洋车夫，大烟鬼！”

刘区长说：“说清楚点！”

胡海望得意地说：“这个洋车夫叫康延亭，住在大羊沟。他媳妇已命归黄泉，一个儿子回老家跟奶奶过了，膝前有个不满9岁的女娃子。师爷，这个姓康的常在这里吸鸦片烟，烟瘾特大，欠了我们东家一屁股债。东家催他还钱，他求我帮忙，为他那女娃子找个当丫环的阔公馆。我一想，这女娃子

也怪可怜的，没了娘，还偏偏遇上个吸大烟的爹！师爷，我心肠太软，为给这女娃子找个好去处我琢磨了一宿，天一明，我忽然想到祖师爷您最心疼穷人了，所以把这事给您讲讲，您也不正想买个丫环吗？”他一边说着一边观察着刘区长的脸色，可刘老太爷老谋深算，喜怒从不形于色，听了胡海望的话，脸上无动于衷，淡淡地问：“这女娃子长得怎么样？脸蛋不俊我可不要。我再心慈，也不能买个丑八怪来家当丫环呀！”

胡海望一听，心里咯噔一下，他没见过康延亭的女娃儿，尴尬地一句话也答不上来。他正想找词离开这里，只听一个粗哑的男子在喊：“胡大哥，我领来了。”真是无巧不成书，胡海望扭脸一看，正是大烟鬼康延亭。

康延亭天生一副宽肩膀，焦黄的四方脸上有一双大眼睛，双眼皮，眼珠骨碌骨碌转动，满有神气。为了把女娃儿卖进阔公馆，今天他特意借了同行一件没有补丁的深蓝色长袍和一顶黑色的旧礼帽，把自己打扮了一番，这才从后窄门哥哥的豆腐店里把女娃子领来找胡海望。

胡海望一见是他，立即眉开眼笑地说：“康老弟，你来得正好。”说着从座位上直起身来，将目光从康延亭身上收回，转头对刘区长说：“祖师爷，刚才对您老人家说的，就是他！”然后又指着康延亭身边的女娃子说：“祖师爷，这女娃子咋样？”

一个十来岁的女娃子站在康延亭身边，看眉眼还清秀，可蓬头垢面常年不洗的头发锈成了氈，浑身油腻的破烂衣裳露出一双黑胳膊黑手，一双光着的黑脚丫一动不动地站在那里。刘区长一看这脏样就满身不自在，心头开始作呕，在家吃下

去的红枣银耳汤似在胸中翻江倒海，不一会儿便哇哇地吐了起来，又吐又咳，呛得喘不过气来。这下可把女娃子吓傻了，她惶恐不安地看着白胡子老头呕吐，不知他犯了什么病。忽地，她似乎明白了什么，羞愧地低下了头，眼睛瞅着自己的黑脚丫。

康延亭看着刘区长连连作呕，心中十分后悔，不该只顾打扮自己而忘了打扮一下娃子。瞧女娃子那个脏劲儿，别说人家看着恶心，自己细瞧瞧，也够心里厌恶的。这下可糟了，说不定人家嫌脏不买了。表面他不动声色，可心里却像十五只吊桶打水，七上八下的。

分头油亮的胡海望狠狠瞪了一眼康延亭，赶忙解下腰中的围裙，小心翼翼地给刘区长擦嘴，不料，刘区长把胡海望的手一挡，胡海望不知所措地愣在那里。

女娃子只顾低着头瞧脚丫子了，忽然听到咚咚咚咚的捶背声，她觉着纳闷，抬脸一看，只见红衣小丫环跪在老头身侧，攥着一双小拳头，一上一下地给老头捶背。这小丫环打扮得俊俏，又黑又亮的头发，用红头绳扎着两条辫子，辫梢上还扎着一对红蝴蝶。白白净净的脸上长着双杏核眼，弯弯的眉毛上留着稀稀的妹妹簾。小丫环脚上穿一双红缎子绣花鞋。女娃子把这小丫环从头到脚看了个够，心里滋生羡慕。不知谁家的女娃子这样有福气，猜她的年龄也不过五六岁，小脸蛋的皮肤又白又细，可缺点光泽，眼睛又圆又大，但少点神气。白胡子老头停止了呕吐，小丫环才停下手来坐回原来的位子。她不经意地扫了一眼地上的秽物，看到未经消化的红枣银耳，小身躯不由地颤栗了两下，脸色顿时变得苍白，她

赶紧转移视线，漫无目的地向街上望去，脸上带着一股忧伤。小丫环表情的微妙变化，都被女娃子看在眼里，心头的疑虑又多了一层。

刘区长掏出白绸子手绢擦擦嘴角，精神立时恢复了正常。他用蔑视的目光瞧着眼前的汉子，用申斥的口气问：“你是她爹吗？”康延亭面带愧色，木在那儿，一个字也说不出口。

胡海望收拾了地上的秽物，用手梳理着偏向一边的分头，替康延亭打圆场说：“祖师爷，一个光棍养个女娃子，日子是不好混啊！前几天他的婆娘刚死，他又当爹又当妈，白天拉洋车，半夜才回家，哪里顾得上照料这女娃儿啊！况且，他还欠着四面八方的帐……”

一说到欠帐的事，康延亭的头抬起来了，他惶恐不安地瞧着胡海望，身子往前凑了凑，偷偷拽了拽海望的后衣襟，暗示他千万别说出欠他东家的烟钱来。他真怕刘区长耻笑他为吸大烟卖掉亲骨肉。

胡海望明白康延亭的意思，心想，一看你这神情，就知道你腔子里的五脏六腑，你卖你的女儿，我做我的买卖，不为了从中得利，何必为你费口舌！他拍拍康延亭的肩膀，说：“康老弟，你不知道我们祖师爷的脾气，我不是当着你的面夸祖师爷，你去访访，祖师爷为人善良，待人忠厚，全城里人哪个不知，谁个不晓！他最大的爱好就是怜悯苦儿。你看那个红衣小丫环，三个月前她爹赌博欠了满屁股的债，她娘一气之下上了吊。爷俩走投无路，找我来了，你说，我能袖手旁观吗？”

胡海望越说越高兴，大金鱼眼滴溜溜乱转，细长的脖子

左右扭动，唾沫星子乱溅。他得意地拍着胸脯说：“别看我姓胡的不识几个字，但我讲义气，朋友有了困难，我鼎力相助。我把她家的事给祖师爷一说，祖师爷很可怜这个女娃子，慷慨地给了她爹五块钱，收养了这条小命。这女娃子可是一步登天啊！虽身为丫环，但终日跟着老太爷吃香的喝辣的，穿红戴绿，享不尽的荣华富贵。你问问她小红丽，是跟着爹娘时享福，还是给老太爷当丫环享福！”

稍作停顿，胡海望又接着说：“康老弟，不是我夸口，这要看你娃子有没有这个造化！我刚给老太爷讲过你的困难，老太爷很同情，他对穷人一向宽宏大量，买穷人的女娃娃从来不在乎钱，只为了救你的急，养一条命。如果你的女娃子能到老太爷家当丫环，那可是她的福份呀。现在老太爷在此，你有什么话就直说吧。”

胡海望说完，向刘区长献媚地一笑，随即身子闪到了一边。

坐在椅子上品着龙井清香的刘镇生冲胡海望微微颌首，表示赞赏他的一张伶牙俐齿，然后冲康延亭说：“按我家现时情况来看，还不十分需要丫环。不过一见你家女娃这模样，恻隐之心油然而生。常言说，救人一命，胜造七级浮图，这样吧，老康，你说个价，我就收下你这女娃儿了。”

康延亭听了这话，心里甭提多高兴了。一双惊喜的眼睛闪着亮光，他望着刘区长，结结巴巴地说：“二，二十元吧。”

一听这“二十元”，刘区长那长凹倮脸上顿时浮上一片阴影。他睁大那双老鼠眼默不作声，然后端起茶碗，咕咕地喝茶水去了。这下可把康延亭晾在那儿了。

站在一边的胡海望唯恐双方闹僵了对自己不利，一看祖师爷的态度，冲着康延亭把瘦长脸一沉，一双大金鱼眼一瞪，狠狠推了一把康延亭说：“老康呀老康，你三十多的汉子了，知不知道天有多高地有多厚？敲竹杠也不睁眼看看对方是谁！张嘴要高价，不看看你的货是什么成色！二十元，别说老太爷不同意，就是他同意，我这个中间人也不同意！这么点子个小人，除了吃饭能干什么？老太爷收留她就是大发慈悲了。这样吧，我给你们撮合一下，我提个价码，你看咋样？”

康延亭无奈地点了点头。

“依我看呀，十二元到顶了。咋样？这个价码不小了，你掂量掂量吧。反正过了这个村就没那个店了，要再想找刘老太爷这样的主可就难了。咋样？你要同意，我再去求祖师爷开恩。”

这番话把康延亭噎得半天没有吭声。他想赌气把孩子带走，不卖了，可自己还欠着茶馆五块钱的烟钱，拿什么还？一想到烟，康延亭的馋劲就来了，他也顾不得脸面了，一个哈欠接着一个哈欠，鼻涕眼泪一把接一把，浑身瘫软，一下子倒在地上。此时他没有别的想法，只盼着马上吸口大烟。终于，他冲胡海望点了点头。

胡海望惊喜地问：“你同意了？”

“同意了。”康延亭有气无力地回答。

胡海望一扭脸，冲坐在椅子上的刘区长胁肩谄笑，说：“啊哈，祖师爷，我知道你那颗菩萨心肠，花十二块买了她吧，这没娘的孩子跟着爹过不了多久，不是冻死就得饿死。买了她等于救她一命。再说，十块二十块的您老人家什么时候在